U.S. Alliance system and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 Jimin, 作者：陈积敏, "U.S. Alliance system and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NAPSNet Special Reports, December 03, 2013,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s-alliance-system-and-northeast-asia-regional-cooperation/

by Chen Jimin, 作者：陈积敏

3 December 2013 / 3日12月 2013

I. INTRODUCTION

In this Special Report, Chen Jimin makes three observations and three suggestions while discussing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Northeast Asia. The first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constrains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second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U.S. alliance system challenges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U.S., China and Russia. The third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U.S. alliance system causes uncertainty in U.S.-Sino relations. Three suggestions flow

from those observations: 1) View history correctly; 2)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He offers the Africa model as an example of a cooperative model; and 3) Promote cooperation by starting with the easiest tasks and working toward the more difficult tasks.

Dr Chen Jimin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II. SPECIAL REPORT BY CHEN JIMIN

美国亚洲同盟体系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陈积敏, 中共中央党校

近日，笔者参加了由中韩两国学者、外交官共同参与的第二届中韩战略对话。在这次对话会上，笔者有一个基本的感受，即中韩两国学者对于韩美同盟的当代功能有着近乎于对立的认知。中国学者认为，韩美同盟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它的继续存在是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韩国学者则表示，韩美同盟是韩国维护国家安全，保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基础。

如何评价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在后冷战时期的作用是清晰认知美国的亚洲角色、亚洲国家与美国关系以及亚洲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笔者认为，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构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更是当前亚洲国际政治的现实。从功能上来说，美国亚洲同盟体系曾在亚洲人道主义救援、防止日本再次军事化、保持朝鲜半岛力量均势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当在肯定其正向作用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与增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制约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拓展、国际政治行为体多元分散、世界权力版图“东升西降”。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蝴蝶效应”对世界各国的冲击性影响不容小觑。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区域内国家整合自身力量成为一种明显的保护性措施。作为世界上经济活动最活跃、地缘政治最复杂、历史文化最多元的地区，亚洲各国，尤其是作为本地区支柱性力量的中、日、韩以及东盟等行为体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现实领土争端，尤以中日领土争端为甚。自2010 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中日关系几经波折，并经由日本政府“购岛”风波而陷入了低谷，从此便一蹶不振。需要指出的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中日关系恶化不能不考虑的重要背景因素。日本政府挟美日同盟之势不断制造事端，从而令曾一度缓和的中日关系重新降入冰点。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存在于政府之间，而且还延展至中日两国民众之间。2013 年8 月5 日，由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回答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分别比去年增加了5.8 和28.3 个百分点，均跌至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好感度数值。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存在，韩国、日本等主要亚洲国家的政策缺乏应有的自主性，这也严重制约了相关国家在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策效力。

其次，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对地区大国关系发展构成挑战。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特点表现为双边性与军事性。从历史上来看，同盟体系的构建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指向性，美国亚洲同盟体系也是为了应对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挑战而存在的。然而，随着冷战的终结，同盟存在的目标指向性变得日益模糊。从逻辑上来说，同盟体系应当寿终正寝。然而，美国为了进一步维护其亚洲同盟体系，在强调亚洲现实安全威胁的同时（主要是朝鲜的威胁），刻意塑造新的战略威胁，即中国崛起的威胁。因此，当中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关系不断改善的时候，美国便利用种种方式来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为美国在亚洲的强大军事存在找到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做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阻碍了亚洲主要国家关系的平稳发展，从而为地区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再次，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对东北亚安全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朝鲜问题（包括朝核问题、朝韩关系以及朝日关系等）方面。事实上，美韩同盟的存在，客观上保障了韩国的安全，但同时却又对朝鲜构成了安全威胁，从而令朝鲜半岛的实力格局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这可能让身处安全困境中的朝鲜铤而走险，从而恶化朝鲜半岛局势，乃至于威胁到整个东北亚安全。

最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在亚洲所构筑的同盟体系主要包括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美泰同盟以及美澳同盟。其中，中国与日本、菲律宾、韩国都存在领土争端。显见，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构筑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安全保障与主权维护构成挑战。目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脆弱性同样明显，而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出“亚太再平衡”
战略之后，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变得更加突出。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亚太战略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存在。然而，这种战略转型却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
战略过分强调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这显然具有强烈的中国指向性。因此，中国有理由对其安全利益表示担忧，并进而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显见，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存在对于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言并非是一个利好因素。然而，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各相关国家应致力于减少制约和干扰因素，培育更多的促进因素，在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首先，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并需克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在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中国、日本、韩国是最为关键的行为体。然而，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及现实利益纷争而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制约，中日韩三国在推动FTA
谈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对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是一个沉重打击。为此，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首先需要各相关国家有正确的历史观。与此同时，各国内部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成为制约政府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障碍。当然，这两个问题具有明显的关联性。从根本上来说，正确的历史观是破解东北亚区域合作僵局的首要之着。

其次，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乃至亚洲区域合作需要发挥区域内国家的自主性与主体性作用。尽管美国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利益，但在推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亚洲国家应当发挥主体性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将美国排除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之外。事实上，亚洲区域一体化应当是亚洲主体性、主导性与体系开放性、包容性的统一。

再次，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需要避免“泛政治化”
现象。在东北亚地缘经济格局中，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同时，三国在地缘政治方面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
的困局。这决定了三国在推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也有着巨大的积极性。但是，一旦经贸问题糅合入政治因素，所有的努力都会功败垂成。因此，在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中日韩三国应避免“泛政治化”现象（尤其是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存在与干扰。

最后，从路径上来说，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目前，东北亚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因此，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条件已基本成熟。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安全问

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突显。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东北亚各国着力构建融合经济、安全、政治等核心要素的全面区域合作机制便会拥有更为便利的条件。事实上，只要东北亚各国有足够的政治决心与政治智慧，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而整个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未必只能是个“梦”。

III. NAUTILUS INVITES YOUR RESPONSES

The Nautilus Peace and Security Network invites your responses to this report. Please leave a comment below or send your response to: nautilus@nautilus.org. Comments will only be posted if they include the author’s name and affiliation.

View this online at: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u-s-alliance-system-and-northeast-asia-regional-cooperation/